

中国新实力派
作家作品文库

Qing Qing Guo

青青果

璩静斋 著

一部干爽纯净的青春期性萌动读本
一部值得关注的青春成长小说

少男钟情，少女怀春 青春妙龄，有果涩青
这是一段如歌的纯情岁月 这里藏有一个玫瑰色的梦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青果 (Qing Qing Guo)

连环画皮书画中，秦弘一，吴昌硕书画集

Qing Qing Guo

青青果

璩静斋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青果 / 瑛静斋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034-7921-2

I . ①青… II . ①瑛…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67393号

责任编辑：程 凤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5.5

字 数：110千字

版 次：2016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2.0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1. 名字	1
2. 姨	9
3. 甄梦露	16
4. 寻找“梦露酒吧”	23
5. 施舍·受训	30
6. 小摩擦·人体艺术	37
7. 作文	44
8. “吃肉”事件	51
9. 谣言	58
10. 班花评选	64
11. 班花曹耀祖	70
12. 皮鲁和黎明德的恶作剧	76
13. 柳甫与曹耀祖	82
14. 心,有点乱	88
15. 私拍风波	93
16. 隐私	99
17. 高凡响	104
18. 心房上的玫瑰	111

2 青青果

19. 纠结	117
20. 交往	122
21. 旅游·姑姑	128
22. 感觉有些酸	133
23. 钥匙	138
24. 释然	143
25. 青青果	147
26. 夏威夷	151
27. 生活就像甘蔗糖	156
28. 原来如此	160
作者附记	164

卡，是“万”的意思。我叫万卡，这是一个有点像外族人的名字。

1. 名字

我隐约记得，我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我姑姑万新带着我看了一本名叫《万卡》的连环画，连环画是黑白色的，里面的主人公就叫万卡，可惜除了记得这么个名字，连环画的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讨厌万卡这个名字，听见有人身前身后地叫万卡万卡，那声音真是刺耳，让人心房上不免生出霉花来。我由此对给我起名字的人很有意见，怎么给我起了这么一个难听的名字呢？

照理说，大人们给自家的孩子起名字，应该是很讲究的。名字就是一个人的招牌，一个人名字听起来响当当，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经听过一个叫满天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就叫满天星。虽然那是我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我姑姑给我讲的，但至今我还记得一清二楚，不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满天星的名字响得很，我一下子就给记住了。

你再来看看我们班上的同学，听听他们的名字，比如柳甫、皮鲁、黎明德、高凡响、姜则天、曹耀祖、常畅，哪一个名字不都叫得那么亮？你再来了解了解他们名字的来历，哪一个名字不是他们家大人花心思起的呢？

柳甫的爸爸因为喜欢唐代大诗人杜甫，所以喊儿子为柳甫。

柳甫说他爸爸年轻时是个文学青年，仰慕杜甫的诗才，喜欢写点歪诗，可惜他爸爸天资不足，写出来的诗跟《红楼梦》里的那个薛蟠写的诗一样没雅味。当时柳甫神气十足地对他爸爸的诗评头评

足，我不免起了点疑心，我说，柳甫，你看过你爸爸年轻时写的诗？你看过薛蟠写的诗？柳甫甩甩脑袋，说那还用看吗？猜都猜得出来。我真是无话可说啦，瞧瞧柳甫这小子！他爸爸希望他这个做儿子的能有杜甫那样的诗才，才叫他柳甫呢，嘿嘿，怕要白寄托啦！

皮鲁之所以叫皮鲁，是因为他爸爸姓皮，他妈妈姓鲁；还有一个原因，他爸爸是个颇有童心的人，业余时间经常看一个叫皮皮鲁的系列童话故事，比较喜欢童话里那个叫皮皮鲁的小男孩，这个小孩学习不突出但天真而又顽皮，活泼可爱，还喜欢搞点小发明。他爸爸原先也打算将儿子叫做皮皮鲁，遭到家里其他人的一致反对，他爷爷的话最具权威性，说皮皮鲁听得多别扭，还不如叫皮鲁响脆呢。皮鲁的名字就这样被叫开了。

黎明德的名字来历就更有深意啦。名字是他姥爷起的。他姥爷退休之前是个大学教授，喜欢读古书，推崇古人讲的那套圣明的道德。有一本古书叫《礼记》，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大学》，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姥爷就从书中取“明德”作为外孙的名字。难怪乎黎明德一说起自己的名字，总有几分自豪，说他的名字是他姥爷从古人那里借的。他还当着我们的面，背诵“大学之道”那几句，再用大白话给我们解释一下：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圣明的道德，在于亲近民众，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道德境界。第一次听他背诵解释“大学之道”，我们还真觉得他有两下子，后来再听他老是宣讲自己名字的来历，就觉得他是有点在显摆。

高凡响的名字是高凡响爸爸取的。高凡响从来不说自己名字是怎么来的。不过，他不说，别人也能猜得出，他的名字大概出自“不同凡响”这个词。如果叫成“高不成凡响”，似乎不太好，因为有点不伦不类，毕竟咱们汉族人的姓名多半是两个字或三个字，也有一些复姓是带四个字的，即便有五个字的，那也是很稀少——兴许就是为了标新立异；还有呢，“高不成凡响”听起来也很不顺耳。名

字要叫得顺，叫得响才行。于是他爸爸索性取“不同凡响”中的“凡响”二字，配上“高”姓，叫“高凡响”，唔，也还响亮！

姜则天的名字，让人一听，马上会想起唐朝的武则天来。没错，姜则天这个名字的确跟“武则天”大有关系。姜则天那年过八十八的老太奶特别钦佩唐朝的武则天，说武则天这个女子啊，真真确确比男人还要厉害一百倍。人家是男的当皇帝，她呢？是女的当皇帝，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要多厉害就有多厉害！你想，过去那个封建专制时代，都是男人说了算啦，轮到她，非得给扭了过来，就得她这个女子说了算！你看，别的不说，单就找伴儿这一点，人家男皇帝娶标致女娃，她这个女皇帝也招漂亮男娃。姜太奶对自己的孙子孙媳妇提议说，干脆将小囡囡取名为则天得啦。姜太奶这个提议得到姜则天父母的一致认可，则天，则天，这名号确实响当当！

姜则天似乎也真应了那名字，有意效仿地底下沉睡千年的武则天，说话做事都显出比男生还要威武的样子，一旦跟男生发生纠葛，她必定死缠烂打，非得让男生对她服输，她才肯罢手。她时常在班上渲染被她太奶挂在嘴上的那句“老古话”：自古以来，这个世上就信这个道道——都是鸡蛋怕碰石头，石头怕碰铁千斤，哼！说白了，就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拼命的！我们男生视她为班上“头号母夜叉”，能不招惹她，就尽量不招惹。问题是，这个姜则天爱管闲事，本来跟她无关的事，她偏要逞能，上来横插一竿子，典型的没事找事的主儿。不过，也奇怪得很，就这样一个姜则天，在班上的人缘却不差，尤其是女生，都喜欢跟她一起扎堆，有女同胞说姜则天敢作敢当，索性直呼她为“女汉子”，姜则天听了甚感得意。

常畅和曹耀祖等人的名字来历相对比较简单。常畅的妈妈希望女儿生活常常舒畅，所以将女儿叫成常畅。曹耀祖的姥姥巴望着孙女日后能有所发达，光宗耀祖，故而将孙女取名叫耀祖。

不只班上同学的名字各有来历，就连我们英语老师（兼任班主任）的名字，也是别有一番味道的，叫甄梦露。

柳甫对甄梦露的名字非常有兴趣，他说他私下花费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总算挖掘到甄梦露这个名字的版本源流。

柳甫神秘兮兮地向我透露：我们英语老师的妈妈年轻时是个三流演员，非常崇拜美国著名艳星玛丽莲·梦露，很喜欢美国梦露演的那些电影，她自己也想演那样的电影，可是她又没有机会演，后来索性改行，开起了“梦露酒吧”。她就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英语老师的身上，将我们英语老师喊为梦露，是真（甄）梦露呢，不是假梦露。柳甫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时地笑，是那种典型的皮笑肉不笑。

柳甫的话我从来不敢相信，这小子向来喜欢编话。我禁不住拦腰斩断他的话头：“你又在胡编乱造，小心你的舌头！”

他变得一本正经起来，表白似的说：“真的，不骗你。骗你是孙子！”

我很不屑地说：“你自己数数，你当了多少回孙子了！恐怕连你自己都数不过来，也有可能你记不清你当了多少回孙子了！”

柳甫攥了攥拳头，做出一副气愤的模样，说：“万卡，你小子说话怎么越来越损呢！这真不是我胡编乱造，这是我表姑说的。甄梦露的妈是我表姑的表婶。”

我冷笑一声，说：“天知道你表姑是谁？你表姑的表婶又是谁？我连她们的魂儿都没见过！”

柳甫击了击肥厚的手掌，叹了一口气说：“算了，算了！跟你小子说话，真是有些没劲！说话本来就是想乐呵乐呵的嘛，弄那么正经干吗呢？”

我转身离去，不想再跟他磨嘴皮了。

甄梦露老师最初给我们上英语课那阵，柳甫不时地要跟我私聊她的名字，尤其是趁着甄老师让我们同学之间练习英语对话的时候，他就转过背来，压低声音跟我闲扯，说梦露梦露，梦中的玉露，这名字怎么听起来那么有诗意呢？

我不想背地里议论老师的名字，总觉得我们当学生的私底下议论人家甄梦露老师，有点不礼貌。我小声告诫柳甫：“别说啦，叫甄老师听见了，会不高兴的。”

恰巧甄老师朝我们这边走过来，柳甫这才改口，装模作样地念起英语。

一下课，柳甫又婆婆妈妈地找我说老师的名字，我超级厌烦，懒得搭理他。

柳甫便将话题扯到他新近看到的一本书上，“哎，我说万卡，昨天我在书摊上看到一本叫《说到做到》的小说，是一个叫梦露的人写的。”他似乎想起什么，“我倒是听过那么一耳朵，你姑姑是写小说的，笔名好像也叫梦露？”

诚如柳甫所说，我姑姑的笔名的确叫梦露，《说到做到》就是她写的。我姑姑玩文字已经玩了二十来年。她写的小说我沒怎么看过，——倒不是我不想看，而是我姑姑似乎不大愿意我看，说她的书主要是写给成年男女看的，等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她的书比较合适。我姑姑的书算是比较畅销的，多半排在书摊上最显赫的位置。

我为我有这样一个作家姑姑感到骄傲。不过，我很少在柳甫面前提我的作家姑姑；因为柳甫这小子是不喜欢看小说的，对写小说的人向来态度不恭，大加贬损，连鲁迅——被我们语文老师百般抬举的大文豪也被他一个劲贬损。他说学语文最烦的就是学鲁迅，又枯燥又无味。鲁迅的一篇本来毫不起眼的小文章，哇噻！到了我们的语文老师那儿，要被翻过来覆过去地抠挖，抠这个字眼的丰富涵义，挖那个词语的精妙用法，还要大讲特讲它思想内容的深刻性，比如讲什么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啦，讲什么对黑暗社会的战斗性啦，叫人听了脑袋胀耳朵疼。说着说着，他会宣扬这样一种论调：大凡作家们写的东西多半是瞎掰，然后又被我们语文老师添点油加点醋地胡说乱侃，就成了所谓的文学经典。

柳甫说起梦露时扯到我姑姑，我没怎么吭气。我要是吭气说那

就是我姑姑，他没准又扯着我姑姑胡贬一通。他贬鲁迅倒不太关我的事，因为我跟鲁迅没直接关系，我充其量是被老师带着读鲁迅作品的一个小读者。他要是贬我姑姑，我可是老大不乐意！我的亲姑姑怎么能被他乱贬呢！贬我的姑姑等于在贬我！

柳甫不知道我的这种心理，他倒是想问个究竟，“万卡，你姑姑真叫梦露，写畅销书的？”

我懒洋洋地说：“是，又怎么样？”我预想着柳甫要是贬我姑姑我该怎么回击他。

没想到柳甫并没有贬我姑姑的意思，而是显出一副钦佩神情，“我爸爸说，写畅销书能赚很多钱呢。”他耸耸鼻子，凑近我，带着羡慕的口气说：“你姑姑一定赚了不少钱吧？”

我颇自豪地点头，“那当然！”斜眼看着他，“怎么？你也想写书赚钱？”

“我哪有那本事啊。”他搔搔头，若有所思起来，“我真是有点不明白，你姑姑为什么也叫梦露？梦露这名号究竟有什么魅力？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叫梦露呢？”

在我看来，追究名号问题没什么意义，就如同追究太阳为什么非要东升西落一样没意义。要是最初人们说太阳是西升东落的，行不行呢？我想肯定也是行的。约定俗成嘛。柳甫这小子脑瓜真笨，他不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还在一个劲地追究梦露这个名号问题，我懒得呼应。

柳甫拍拍我肩膀，“嘿，哥们，想什么心思？我问你呢！你不知道你姑姑为什么叫梦露，你该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叫万卡吧？”他又扯到他自己的名字上来，“我就知道我为什么叫柳甫，那是因为我老爸是唐代老杜甫的粉丝，他硬是将人家老杜甫改姓柳了，将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安到他儿子头上。”他咂咂嘴，“你老爸为什么叫你万卡呢？”

我不愿意跟柳甫谈论自己的名字。我说：“这有什么可说的？名

字就是名字嘛，随口起的那个一个。”

其实，我最初也不大知晓自己名字的真正来历。万达将我叫成万卡，是出于一种什么意图？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也没有去问。我曾一度揣摩着，万达大概是希望他的儿子在商业社会成为万能的一卡通，到哪里都吃香。我出生那年有没有这样万能的一卡通呢？大概有吧。

后来从我奶奶那里才得知，“万卡”这个名字并不是万达的发明，而是我妈妈秦非可的杜撰。

十几年前，当我在娘胎里使劲儿长着的时候，万达就决定要为未来叫他爸爸的小人儿起个响亮的名字。如果小人儿性别是女，就叫她“曌”。“曌”是当年那个威风八面的女皇武则天给自己造的字，日月当空照，多有气派！小人儿叫万曌，响当当的一个名字。如果小人儿性别是男，那叫他什么呢？

万达最初想将儿子取名为万里，鹏程万里，这名字比较大气，可是叫万里的人不少，这名字不稀贵，不太好。叫万金，一辈子富有，倒也有点意思，不过，这名字有些俗气，弄不好还容易被别人跟“万金油”扯到一起，那听起来就有点别扭了。万达想来想去，想不出让自己满意的名字，干脆拿出新华字典，查字寻词，他不厌其烦地将字典从头往后逐页翻看，他一定要给儿子取一个响脆又有意义的名字。

秦非可在一旁看着万达在字典里勤翻乱找，有些不高兴，她觉得万达真是有些无聊，就那么一个小小名字，有必要那样费劲吗？她一点不在乎什么名字，说白了，名字不过是个代号，代号起得特殊一点就行，就像她自己的名字，当初她爸叫她秦小敏，真是俗不可耐，叫小敏的人这个世界上有一大堆。

秦非可最耿耿于怀的是同名曾经带给她的精神伤害。

曾有一个叫秦小敏的女人犯了事，冒充高干之女到处招摇撞骗，骗取巨额财产，被受害人告上了法庭。秦小敏的大名上了当地的

各大报纸。最初她的身边就有不少人疑心是她这个秦小敏。

她这个人死要面子，一气之下，上派出所管户口的那儿将名字改了。本来改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派出所管户口的是她姐夫的姐夫，她也就没费多少工夫将名字改了过来，改叫“秦非可”。

现在有几个女人叫秦非可的？好像没有吧？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她说，这种凤毛麟角的名字就是一个好代号。

她对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叫什么，也不想费任何心思，她的原则是别人不叫的名字才是好名号，她随口为她肚子里的孩子溜出一个名号：万卡。

万达很不喜欢秦非可起的名字，叫什么名字不好，非得叫什么卡？说起来拗口，听起来别扭！他为这个名字跟秦非可交涉了一番，没有结果。秦非可是一个不轻易拐弯的女人，某事一旦认准了，就非这样不可。于是，“万卡”就这么地一路被叫了下来。

我都会像你这样选择“低调奢华风”，或许你会觉得有点老气，但其实这会是你的风格，而且你一定会觉得它很适合你。

2. 媳

我爸爸万达是个生意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生意，因为我对他的生意从来不感兴趣，也从来不去过问。他很少在家里待。我不喜欢我爸爸这样。

尹雪敏好像很欣赏我爸爸忙碌。她说：“现在有一种新说法，经常给自己出差的人是商界成功人士的一种标识呢。”尹雪敏说话时，手一直抚摸着她怀里穿淡蓝色丝绸衫的波斯猫——她管它叫“王妃”。她的这话是紧跟着我的电话牢骚来的。

万达已有四个多月没有在他花一千万盘下的复式新居现身。我每次找他，他的手机都占着线。这回好不容易打通了，传过来的声音类似唐老鸭，一点不悦耳，“你的零花钱我已经给你打到卡里去了。有事跟你姨说。我现在忙得很。有空我打（电话）回去。”

我一反常态地吼道：“你成天忙，忙，忙！你就是有空，你也不想着打个电话回来！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其实我不过是白吼，忙人万达在说完他的几句话后就挂机了。我摔了电话机，愤愤地说：“讨厌！”

尹雪敏是我的姨。她冲我笑笑，“你讨厌你爸爸？你爸爸也不容易呀，成天在外奔波，很辛苦的。”

我没吭声。尹雪敏也就没再吭声，她倒了一杯葡萄汁，搁在我的面前，以一种长辈特有的宽厚口吻说：“你有什么事？能不能跟姨说说呢？”

我说：“没什么事。”

她有点怀疑地看着我，“真的没事吗？”

我垂着眼皮说：“真的没事。”

她点点头说：“那就好。”

我给万达打电话是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我只是有点想他，想跟他说说话而已。

明天又要开家长会了。柳甫那梳着大背头的爸爸每次都雄赳赳地来参加家长会，他的坐骑是一辆颇有气派的黑色小轿车。可我爸爸万达从来没有在家长会上露过面，坐在家长席上的总是我姨尹雪敏。

我倒是有点羡慕柳甫，柳甫爸爸也是个生意人，他也很忙，但对柳甫读书总是那么重视。我还从柳甫那里知道，柳甫爸爸时常教育柳甫要好好念书。他还不时拿自己当反面教材教育儿子，说他年轻时候没好好念书，他这辈子吃的就是没好好念书的亏。他的那些同学有几个书念得好的，都爬到官场上当大官去了，那官当得多舒服啊，要什么有什么，人前人后都是个人物，巴结逢迎他们的人多得去了。虽说现在政府也在反官场腐败，当官多少有点风险，但精明的官花心思在地下隐密地捞好处，谁查他们去呢？反正当大官就是好！唉，他柳大春就不同了，小平头老百姓一个，想要什么就得自己辛辛苦苦费着脑子去挣，虽说现在开个小公司，说不定哪天不走运，来一场经济危机，他的公司就有被挤垮掉的危险。

柳甫爸爸推心置腹地教导儿子，要求柳甫一定要从他身上吸取教训，认真读书。遗憾的是，柳甫对什么都感兴趣，就是对念书不感兴趣，这让柳甫爸爸非常恼火。

我曾经跟柳甫发过我爸爸的牢骚，我说我爸爸一点不像你爸爸，我爸爸好像钻到钱窟窿里去了，成天就想着赚钱，对我的学习一点也不关心，开家长会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柳甫对此有些鄙视，他咧咧嘴巴说：“万卡，你小子有出息没出息啊？家长会不开，才他妈的好呢！你还计较谁参加谁没参加！每次家长会一开，我老爸回

去都少不了吐我唾沫星子！”

尹雪敏不会像柳甫的爸爸那样，她（开完家长会）回家不会朝我吐唾沫星子，而是以比平时更温和的语气跟我说话，以比我的班主任还要耐心十倍的态度对我进行谆谆诱导。她的诱导总离不了一个中心要点：一代总是要胜过一代的。作为万达的儿子，你应该胜过万达。要想胜过你爸爸万达，你现在就应该好好学习，为你将来打好基础。

我不大爱听她的这些话。“一代总是要胜过一代”之类的话我奶奶在世时就时常唠叨。我不知道尹雪敏怎么也学起我奶奶来了。我奶奶说话，我要是感到厌烦，我就会大声嚷着制止：“别说了，别说了，烦死人了！”我奶奶不会计较我的厌烦，她顶多嗔笑道：“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跟奶奶说话呢？”

如果我对尹雪敏也像当初对我奶奶那样嚷嚷，那情景就有些不同了。姨尹雪敏会脸色发青，眼眶里装满眼泪，几天都会不大说话。不过，她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给我做好吃的饭菜，在我每天早上去学校时，往我的书包塞进一些她亲手做的点心，嘱咐我路上小心。姨尹雪敏努力扮演一个慈母的角色。

我不是一点不懂事的孩子，我也能感觉到姨尹雪敏对我的好。不过，这种感觉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老实说，我最初一点不喜欢尹雪敏，这主要受我妈妈秦非可的影响。秦非可老在电话里跟我说，姓尹的臭女人是狐狸精！我没有亲眼见过狐狸精，只是从画书里认识了狐狸，狐狸不是好东西，很狡猾，喜欢害人，而狐狸精是由最狡猾的狐狸变成的。尹雪敏是狐狸精，我怎么可以喜欢她？但我爸爸喜欢这个狐狸精，还将她带到家里来，跟她睡在一张床上，让她填补我妈妈秦非可原本占据的位子。

我跟狐狸精第一次正式见面，是由我爸爸万达安排的。那次我们在一个叫“天府之国”的川菜馆里聚餐。后来我才知道，狐狸精

尹雪敏是成都人，上“天府之国”吃饭也合着她的心意，她想让我尝尝她的家乡菜。

我吃得并不高兴，倒不是菜不合我的口味，而是我爸爸要我喊眼前这个一袭蓝裙的女人为妈。我怎么能将她喊成妈？秦非可才是我妈。尽管那时秦非可已经跑到美国念什么学位去了，但在我的印象中，秦非可还是我的妈。就算万达朝我吹胡子瞪眼，我也不会胡乱地喊妈。我七岁了，怎么说也不是一岁两岁的小毛孩，鉴别谁是自己亲妈谁不是自己亲妈的能力还是有的。

万达对我生气的时候，尹雪敏抿抿嘴唇说：“不要为难孩子嘛，他喊我什么，由他自己好啦。”她微笑着往我面前的盘子里夹了一块水煮鱼，看着我吃，凑近我的耳边问：“万卡，好吃吗？”我闷着脸点点头。她有点高兴，又给我夹了一块，“你觉得好吃，你就多吃点啊。我也会做这道菜，以后我就经常做给你吃，好不好？”

一个七岁的孩子是很在意吃的，尤其在意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她的声音又是那么的轻柔，我忍不住抬眼看了看她，她的目光很温和。

那一刻，我有点怀疑我妈妈秦非可当初说的一些话，这个女的真是狐狸精吗？狐狸精会让人看着这么舒服吗？

后来我叫她姨，她也很乐意接受。

尹雪敏入住我们家的头一年，秦非可的越洋电话不时地打来。头一次我有点惊奇，我妈妈秦非可说话，怎么也变得跟尹雪敏一样轻柔了？她说：“万卡，妈妈很想你，你知道不知道？你想妈妈吗？”

我没有说话，说实在的，我并不怎么想我妈妈。我妈妈的声调就有点变了，“万卡，你不想你妈妈吗？”我嘟哝着说：“妈妈，我困了，我想睡觉。”她有点凄凄地叫了一声：“万卡，你怎么连你亲妈都不想了呢？”之后每次电话她就恢复当初尖硬的声调，向我灌输狐狸精的害处。

有一次，我爸爸知道是秦非可的电话，很生气，抓过话筒吼道：